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

臣

潘廷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九十一

文部

墓誌銘

耆德拙齋詹翁墓誌銘

詹翁之為侍御君父也而賢其卒也蓋加耆之七年矣  
卒又可十年而葬葬而以侍御余君之狀來請誌銘某

明 王世貞 撰

不佞辱侍御君之知於少日其敢以不文辭按狀翁諱文禧字得慶別號拙齋詹之先南陽凡三徙而為遂安之古明人父曰廷振母余有丈夫子四翁其叔也方翁之有室則已相率而備志養於二尊人會其父沒哀毀踰當自伯氏之強力起家而翁得寬其身扶侍尋亦沒仲氏孱不能支翁始自勵持門戶屹屹有能聲出則里中人相目曰夫己氏者而非可以仲狎也會家當析箸翁第取其畝瘠者而以善因時故居積亦稍稍裕嘗客

游錢唐夢母汪謂曰兒歸矣兒歸矣寤而驚馳六百里  
抵家則母已前三日逝度翁所夢夕也號頓幾絕久之  
始一進饘粥蓋三載一日矣翁之起由儉勤積第尚義  
好施乃天性其產不能中下而跡其所施恒蕝什之歲  
旱饑里有饒粟而閉糶者翁傾廩以食饑人不足則出  
藏器服以貴直質閉糶者粟而以賤直粟糶者已僦工  
多為桔槔穿塹以引水具下田與人偕濟歲大疫屍枕  
相望公行視戚執調棺殮而他寔殍則躬先僮幹收而

瘞之其舍東山嶺斬絕公父所置梁通道者也久且圯  
翁為復之亭其上舍北去王村七里徑二道廢於漲翁  
為鑿山架石以便涉者自翁之子理成進士至御史益  
得饒於力然益好行其德不衰所為怨者毋論睚眦而  
上皆忘之所為德即一飯不忘也翁既念倍父母諸兄  
弟獨仲在得卮酒未嘗不共之相與慰勞怡怡然至一  
及父兄艱苦事輒涕洟淫下不止也始翁察諸子皆任  
家顧獨御史君內文任經術俾受春秋於進士語溪徐

楚舉鄉薦一試於春官不第歸翁曰豈具有所不足耶  
俾質之錢塘江圻圻故世世受春秋學者也讀其義而  
歎曰行矣吾所有毋出此者矣御史君果遂第御史且  
滿當封翁而以星變中讒罷不及封有司賢翁而以例  
給冠帶翁為一襲而笥之曰吾故褐寬博且輕也自是  
足跡絕城府強之賓飲亦不再赴翁之卒以隆慶戊辰  
四月十六日具生則弘治壬子十月初二日也娶鮑孺  
人少於翁二歲而先十歲卒有婦行語見趙太史誌中

子六長珙次理即御史君次玠次玠次理俱鮑出次璋  
側室汪出孫男十八澄淵泮涵涼沐淑洛濤澗汶澄津  
涉漸瀾澎闕俱太學生泮王府奉祀淵邑諸生孫女四  
適諸生余穆俞應宣盧汝沛陸宮魯孫七可賢可尚可  
道可貴餘幼葬地在里中茅平廟坂寔啟鮑孺人之兆  
而合焉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而胡以斬一命之榮於厥身非耶而  
胡以壽考令終而繩繩其子孫夫取福不欲盡而為德不少衰其



所不欲盡者乃其所以遺者耶其澤流於詹而魄止於斯耶噫

俞仲蔚先生墓誌銘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紼有凝溫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為狀子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石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

世崑山人屢業儒而其父評事公某始顯重由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佐散署邑邑不得志病卒公是時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能上奉祖母黃與母陸養莊事兄某而撫弟某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頗好為古文辭多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為馬鞍山賦援剔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固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為忘年友而

歸太僕有先行稍近名能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  
頗目為甲乙社云然先生用調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  
二太夫人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  
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  
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泮泮統而助之猶不給也  
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  
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羹佐之若梁肉矣先生  
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

其於歌行絕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  
昭明所遴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  
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入褚河南而稍  
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以方韓蔡茂如  
矣先生白皙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鬚時時稱病病多  
頭風暑月恒御氈衾稍及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  
之焚香啜茗竟日談咲無凡語所酬應亦札頃刻數函  
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稱神

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  
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  
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嗜竒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島  
渚間淘一拳石市甘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  
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  
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  
吳君遵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邵君  
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先生文以為

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  
羔雁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叅政王君叔果以三吳水  
利造質為成一編書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  
今程侯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  
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侯歎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  
人哉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  
先生生以正德壬申六月十七日卒以萬厯己卯八月  
初四日配即梁孺人太學生某女子一伯安以瞽廢然

有志行娶周氏女四壻為邑諸生朱懋敬徐世承顧紹  
皐懋敬早卒孫一尚幼孫女一許字王宣鼎所著集若  
千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汪伯玉遇燕  
中伯玉驟謂曰疇為布衣冠哉而余未有應也伯玉慙  
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名傳也者非傳名者也嗟乎士  
苟束髮不能通一藝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毋論  
已即其著者採觚翰攄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  
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

之及其就也而憊矣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對之  
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托於著述也夫豈為刺促  
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稍削乃真仲對哉  
夫安得不布衣冠也子與之與仲對通也以不佞乃其  
相善殆甚矣仲對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  
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為倣儻  
弔詭者哉故宜銘銘曰

葬而卜得繇吉曰遯之賁是為霧豹文明以止於戲其



文苑而逸民者耶玄晏靖節其人者耶

趙處士東衢墓誌銘

有趙仁甫者以鄉進士司嘉善訓其所為詩曰楚遊稿  
余讀而異之已而知其為吳明卿所舉士也夫明卿以  
一公車業識仁甫乃能併其詩得之然是時仁甫業弱  
冠耳將無亦能以詩報明卿乎哉不然何其似明卿之  
甚也仁甫既應御史聘司蜀試得賢豪士如明卿且偕  
計吏赴南宮試至維揚而其父處士君死矣一日杖而

裒墨其容謁請余曰惟是不腆先君之狀為嚴給事從  
簡草敢微吾師明卿之惠以祈不朽於誌若銘余故善  
明卿而又嘗異仁甫詩能無許按狀處士君諱卿字國  
賢其先為宋秦悼王廷美悼王之叔子曰潁川安簡王  
德彛六傳而為昌國公俊避狄難自安丘徙閩之候官  
遂為候官人有二子曰彥忠彥裕皆歷官通顯其後歷  
官與宋相終始至明而有官合浦令者傳子纓以逮君  
君既不仕故人人稱趙處士亦或曰趙王孫君生而母

吳見背父纓博學長者然頗不能問家而君少則膺治  
生任奔走什一養父及繼母陳以故不遑儒而其自喜  
任俠不寢然諾又善謀策為人策事輒中十不失一諸  
丈人行皆心折之矣當其養父母調聲色柔而薦之而  
其馭家衆以嚴肅辨昧與起盥櫛履行杼肆間差次勤  
惰毋敢飾情報者君所蒞即米鹽瑣細靡不得任以故  
所受產薄而不失養居恒衣布素食靡重味然至飲客  
供張夙具待旦時時入厨舍視醪羞母令客恥匕箸君

又能豪飲飲輒舉數十觥船不醉酒後耳熱刺刺是非  
人人以其無他腸弗較也仁甫僅十餘歲已工詩屬文  
眉目如畫君撫之輒喜曰必將大吾門乎及舉鄉薦君  
問孰當而司者為明卿而後喜可知也曰兒度不受凡  
目賞矣仁甫文業日益進所遊知名士益廣君時搜其  
篋中得還往詩札輒又大喜曰是吾夙耳之以為非人  
間人今幸為人間人兒又辱與善耶仁甫以久射策不  
第君謂兒姑及吾壯而升斗食我既司諭嘉善君來省

視官舍念仁甫僅一子而幼謂仁甫若母以西走蜀北  
走燕而顙內顧憂吾代若父會歲朔君起自筮忽曰吾  
其歸乎冠幘謁孔廟已又謁城隍神類訣者歸而病痰  
壅弗官進藥又三日啜茗氣脩然久之乃卒距其生正  
德丁丑春秋六十有四娶邵氏有男子一即仁甫其名  
世顯女一適高而夭孫一曰以忠女三尚幼葬卜於閩  
之遂勝里蓮池墩附故昌國公塋旁嚴子又言君蓋時  
時勉仁甫以忠清顯云為大書俾顏於其室具舉以忠

而名之也曰俟舉仲而次名之清而後畢吾志也是宜銘  
銘曰君所得志於文士者仁甫為之子子而吳生以  
之葬而不佞紀之君可以死矣惟忠與清所未究而深  
有屬者此耶逝者所矢存者所履噫

周處士惟岳墓誌銘

周處士諱夢山字思仁更字維岳崑山人也其先自吳  
興徙而有高年公壽誼者至百十六歲高皇帝為之讌  
便殿詔天下行鄉飲酒禮蓋以高年公故五傳而為贈

御史公煖又一傳而為叅議公震叅議公娶於高無子  
卜貳乃得朱夢有山移於舍而舉君遂以名焉君少即  
吐穎鏐為文有健思從叅議公宦浙稍下筆則屈其同  
舍子之長者歸而試補諸生輒高等君負材既又以生  
感異夢芥視一第試高等當廩讓其次當廩而老者久  
之遂不能廩而益好讀古文辭其舉子業亦稍稍移而古當  
是時里人吳中英先生有聲公車其門曰月旦闕而君  
以掌大刺投吳生及入則抗行分左席所据論落退出

其上吳生益賢之為游揚大人間君夷然弗屑也君既  
漸老所試漸不利而有三子中子之稼亦次補諸生君  
遂盡去其業移而詩已又移而酒所從酒人慷慨浮大  
斗奮髯白眼仰天烏烏母問蠹大小不恥不止君於書  
無所不窺而晚節尤好浮屠老子言手抄華嚴經成帙  
曰西歸道險遠吾以繻也再從子曰金華守後叔以君  
洪飲不治生欲風之君更呼與飲竟醉不得言金華君  
欲以嘗君益飲君酒而徐叩里舍子長短君亦閉目不



荅也金華君乃伏曰信乎翁之為長者矣君差長於俞仲蔚而每兄事之謂五言長城吾所不如仲蔚亦時時推君云與惟岳飲殆欲傾家釀與談名理使人中夜忘鼯息君又奇王舜華文而善之以故當君卒而仲蔚傳之舜華狀之且曰葬而須賢者以毋朽也然君卒之十年竟未有誌銘之稼乃來請曰遲而得子言庶幾不孝少逭矣余一再晤仲蔚頗能道君善如傳語余時卒卒不復問君何人亦不能審君在否而今得傳與舜華狀

讀之始若寓耳者君性孝友其產挫日尚能撫諸弟妹而養之娶於諸所謂三子自之稼外之程之穆其伯季也之穆側出女一適余從子王一藝孫男五女五墓在某鄉銘曰

魂無所不之其西土兮而有華嚴之言以指迷魄吾能審所歸其下土兮而有不腆之言以永無墮之者不可追往者寧有知噫雖而之不知姑以慰而子之思

章篋谷墓誌銘

章叟諱文字簡甫後以字行其先自閩徙而為吾吳之  
長洲人趙宋時已負善書名兼工鐫刻而叟之大父景  
父浩尤著至叟則益著叟生而美鬚眉善談笑動止標  
舉有儒者風寧庶人國豫章慕叟能而羅致邸中與故  
知名士唐伯虎謝思忠偕伯虎覺其意陽清狂不慧以  
免而庶人卒謀反挾叟與思忠從行謀脫身不得至中  
道乃盡出所賜金帛予守者弛之夜分偕跳宵行亂軍  
中幾死者數矣裸袒二千里而歸謁其父相抱哭時叟

年僅三十自是其執益高訾亦小裕蓋又十年而復遊  
豫章時朱邸諸王孫故無恙素聞叟名延至為上客叟  
飲醉間遊庶人故宮徙倚歎息歌黍離之章作羊曇慟  
而後返吾郡文待詔徵仲名書家也而所書石非叟刻  
石不快待詔每曰吾不能如鍾成侯戴居士手自登石章  
生非吾茅紹之耶紹之者趙文敏客也而是時祝京兆  
希哲王太學履吉陳太學復甫彭徵士孔嘉有所書亦  
必屬之叟叟他所摹刻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懷素自敘

孫氏太清樓右軍十七帖其能奪古人精魄如生動即  
榻者贗古得善價而其人莫辨也郡歲中倭亡脩塚墓  
好者叟日以困而故分宜相欲登肅帝所賜制書劄諭  
於石而聘叟往留相邸所四歲而後歸分宜敗邸客毋  
得免者於叟略不濡人謂叟善為客往客寧庶人不死  
今客分宜相復不濡叟咲曰吾嚮者以智免今者以廉  
免雖然吾去吾待詔與孔嘉遠矣待詔故辭寧庶人聘  
者也孔嘉則辭分宜相聘者也叟性好客雖一室亦必

潔治皮置圖籍彞鼎之屬客至相與摩娑盤礴歎賞小  
時則呼茗茗已呼酒酒至命炙諸賢士大夫如待詔輩  
磨折而入委巷不避也叟好客且時時從博徒遊所得  
貲隨手散盡至卒而不能具喪禮其明年仲子藻為人  
傭書強自力以倡其伯季葬叟於武丘鄉采字圩祖塋  
蓋萬厯甲戌之三月也翁以弘治辛亥生得壽八十又  
二娶劉氏側室周氏子三人草娶朱氏藻娶周氏芝娶  
沈氏女三人嫁吳銓高某孫枝孫男女共若干人叟不

欲自名其書而楷法絕類待詔嘗為待詔書三乞休草  
家弟以為待詔也示藻而後知之三子皆能習叟業藻  
於書尤精客吾家久蓋葬之十年而始謁余志且銘之  
狀草自錢處士元治銘曰

跡乎藝心乎士食乎徵仲氏何以不朽惟藻意元美為之銘且誌  
詹處士墓誌銘

詹仲子之棄其官而奔處士翁喪也念弗克視舍殮仰  
天而號曰何以逭我誅於是天下之工為史者汪伯玉

前以傳壽之矣仲子曰不可復也走千餘里謁余請文其隧中之石乎事狀幾三千言而避其溢曰某行某善得之父兄若嫺黨者也某行某善得之間左某子甲以至技作臧獲者也庶幾戚疏遠邇無間矣余故善仲子而素嚴伯玉曰請以伯玉之史而信且夫不知詹翁知詹翁之子乃為之誌曰詹之先以卜事楚曰詹尹其後有黃公者避晉亂徙居休寧至宋而為寒松先生初學大儒朱子嘗慕稱之其子曰宣教郎陽是為桐川先生



又十餘傳而為翁父里士公有起以寬博能治生稱至九十餘乃卒里士公雖壽富然長不能過五尺至翁乃長七尺目光如曙星聲若洪鐘多旅力輕蹻爽警工手搏挽強與他圍棋六博投壺蹴鞠之技皆不習而解嘗與羣少年獵較南山下獲鮮必剖之均既而盡謝羣少年曰吾不能從若曹慢遊也十八客漳州而里士公有仇家構悍令持之獄就幾抵死翁馳令庭請代語迫侵令令怒擇大挺挺之至五十翁不移語令稍悟乃寬里士公

里士公既以翁出則鄉黨籍籍稱翁翁益折節為孝謹  
母病甚嘗糞而後藥之又素惡雷既葬而雷震其墓翁  
乃藉苫以守閱歲始已里士公沒而伯氏亦耄不任葬  
則翁獨任之有形家子夜造翁謂葬甚利少者翁警曰  
利少者得無於長者不利耶吾兄弟一體此言胡為至  
我顧趣更兆必兩吉而後從事既葬三月始歸即冰雪不  
宇處又嘗主高祖之祀祭歲贏金而息之凡二十年而  
得百金以屬其三從子助曰吾老矣若佐我新高祖祠

俾後之人毋忘始也助故孤貧鬻身為他里傭翁贖而  
養之誨之至有家以故感奮畢力佐祠翁又捐帑而葬  
外父母土又為之樹孤兩壻甫女而家中落皆賴翁至  
成立幾復其故金有光輩博士弟子十餘人有聲他里  
舍多趣之不能無望翁翁自若及老而失業歲所以存  
問歲時有加乃相顧歎曰長者故自不可意中測也翁  
之好施予急人之困蓋自天性然間左間歲侵則粟浮  
出豐不朽入以為恒其所授技若醫汪生之為方燈人之

為機發皆精自翁至成名而翁不以德也翁既行之久  
仁義附焉毋論他姓即詹之老多九十歲人人咸遜推  
以為祭酒翁有二男子伯景舜從治生翁弗問也而獨  
詳仲子以其敏故仲子嘗私習漢家言間治一室頗斥  
置古書畫其中翁廉得之仲力且罵曰若薄制科業不  
為若能舍而自取通貴乎今國家方重科第以寵豪傑  
殆盡而吾詹獨寥寥焉使我愧稱詹且吾所以不棄若  
賈者何意也仲子乃始頽首制科業為諸生者二十年

數試數甲其儕至大試輒北翁猶撫之曰命也吾故健匕  
箸能待汝及大試捷而後喜可知也然至應公車輒復  
報罷翁所以撫之如前最後復應公車翁乃謂仲子屈  
吾指與歲俱危盡矣恐不能及汝吾聞之縣官方闢格  
而為三途以待賢者胡不以時自顯見而使我不收一  
效於罵汝也仲子於是就選人得司江西之南豐諭仲  
子雅負文學名又以嫺敏吏事得臺察監司指旌獎屢  
下翁聞而喜曰吾固筴之知其必自顯見也翁素強無

疾少能食酒一舉至竟斗不醉晚猶嚙肺躍馬年八十  
二矣而始屬末疾然強自力以起晨有黃冠叩門者曰  
吾欲遊白嶽聞而公賢願一見之翁出見之則曰吾有  
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瓢  
中藥末少許內之水忽湧熱凡百餘沸而藥自團為二  
如梧子顆搏之堅如石復置之盂曰扁之家廟滿七日  
而後發則啓之問至白嶽乎否曰吾不復問嶽矣賂以  
一緡錢二襲衣不受出中門俄而不見滿七日啟扁則

異香襲鼻水半耗矣翁且服忽自疑曰非常之事未之達也未達而嘗得無違夫子戒乎復局之後十餘日疾大發庾啟局失藥矣翁且死呼謂其二孫萬善萬英曰不能待而父奈何已而曰老人分則已滿戒勿哭挽我我欲靜而還大化俄遂瞑翁有所恒飼犬在別舍當翁之病革趣而伏床側淚涔涔下也三日翁卒復前伏棺所淚復涔涔下已而趣出田所投之肉不食以為恒月餘竟死家人恠其事以語仲子仲子乃益大慟曰天乎

以一青氈殯我使此黃犬有憾於不孝又使不孝愧此犬哉於是亦不食家人前強解曰即不食死不足以快郎志而奈此地下何仲子乃強食故至於狀翁事獨詳而有深痛也翁諱傑字存邦別號松山元配吳孺人眇小而賢能佐翁以禮前二十二年卒二子長即景舜娶汪氏繼趙氏次即仲子名景鳳娶張氏仲子於文章師二京時出入莊左於書師右軍父子其宦始仕而國君賓禮之臺察監司異之於乎翁可謂顯融令終且有後



矣奚必俟余言而後不朽雖然余所稱黃冠與義犬事  
當必有以為弔詭者銘曰

余時而奉儒者以不語怪神晚而稍得其情以為人故有至  
而物亦有真嗟嗟以此異徵邁此異人夫豈隨世而俱泯泯

龍洲顧君暨配徐孺人合葬誌銘

顧君諱聚字大成其先焚道之石紐鄉人也至宋而有  
將仕郎百七君者始遷無錫之上舍里家焉遂為無錫  
人二十餘傳而為處士君堅娶於華有二子君其次也

生而秀雋踈眉目善舉止處士君心喜之謂人曰是兒  
殆勝我為遴配得尤塘之徐女甫勝冠室焉徐復宜婦  
處士益心喜而家故饒其析箸乃獨少與君欲以觀君  
夫婦之為人而君素強力耐辛苦與時俯仰獲其羸息  
以致財賄徐復用勤織佐之雖於數不甚偶間起間蹟  
而恒操其本以不墮處士君既城居乃推鄉舊廬居君  
而君日遣人候訊安否雖風雨無間處士君乃謂母華  
是兒不負我屬無錫令欲城城城中人分版築而起工

而君伯氏不能應則捕置之獄君自鄉趣謁令曰伯氏家督也置之獄誰與操版築者請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義而許之城成乃免君歸而處士君既老欲均所析箸而卒病風不果以卒客或挑君故所受不能當伯氏十三聞之官我力能佐若而勝君謂父死未謀葬而謀及伯氏產將陷我以不孝不弟人也罵之絕弗與通族人漸歸誼君而其老有耄而子弱者乃捐其別業併券而授君佯為已得直曰我死子幸收我骨君盡為償其

直故浮之其老曰已矣不能復望子矣君指心而誓曰  
吾所不為任叔終者有如日蓋其老歿而君所調棺斂  
至塋一不以煩其子今其塚鬱如也嘗買米漂陽市有  
同舍商遺百金櫝而去君檢櫝得之故若以他事留者  
居數日商復過君所猶未覺君出以授之商感歎欲割  
其半以報君君笑曰使利若金者不全有之耶嗟乎而  
未知吾鄉有被裘翁也他日嘗汎義興西汎風暴起他  
舟多蕩沒而君嘯歌自若頃之獨前濟知君還金事者

相語以陰德報云君雖好施與晚而仁義附之顧其壯時氣出羣少年上羣少年多縱博使酒為雞狗俠橫行閭里處士君患之以語君君曰易耳為盛供具延請少年飲甚懽乃徐風以禮讓衆皆起曰諾而一二無賴語稍不順君褰鐵椎叱之曰豎子不能碎汝骨耶且汝曹不即改而一日事敗汙三尺吾何忍見汝於是叩首謝去質明而無賴他徙其智者襲長裾揖遜矣時方行覆田税法所屬君必精稅不侵田田不伏稅稱兩便而他

所覈或視君為衡準徐既前君逝君傷之為拓宅西壤  
地竭土石力樹松檟蓋十四年而墓成且葬而君業六  
十有五丈夫子其長者曰原會補博士弟子廩學宮有  
聲以元夕率諸弟張燈召客捧觴飲君大歡樂之酒行  
無筭起視客目光射人黔鬢而朱顏客毋不祝君上壽  
者夜半病忽發遂劇原會迫延醫禱祠無所不致君咲  
曰吾病豈醫禱而愈謂原會休矣諸孺子不及就以累  
若遂卒時癸未之正月二十二日也徐之前君卒十有

四年五丈夫子者長即原會娶於朱次原道亦娶朱而  
天繼娶孔則徐出也次原性原良原教皆未聘側出也  
女一適華思齊孫男子七閭如純如玉如原會出也侃  
如淳如肅如儼如原道出也女二則各舉其一原會將  
以甲申之正月起母徐殯而祔君於新阡前期手事狀  
而介友人王稚登書來伏謁泣請曰微子言孰知有孤  
父母者余憫其意而志之且為銘曰

無所因而家以起此其材必有過人者而僅止此君其

偕安焉以所不止此者屬而子噫

弇州續稿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九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方元素處士墓誌銘

新都汪仲淹挾其友方生堯治而過余靖廬與談藝小  
洽則出一編示余為其王父方處士所論撰已又出一

編而仲淹之伯氏司馬所著處士傳在處士故嘗善孫  
山人太初司馬以太初擬處士而自附於李獻吉之傳  
太初沾沾焉余陋於世知有太初不知有處士既讀  
士所論撰乃謂仲淹而伯氏所擬附非偶矣夫處士之  
與太初偶聲合耳太初為歌詩矯健自肆非而處士所  
及處士之談性命辨王霸下上千古發為文章詭崛  
儻以示太初不能讀也且而伯氏即亦以歌詩遜獻吉  
其於文乃不為獻吉也者蓋仲淹首肯之未既而克

治則已拜伏不肖起曰不肖之謁足下固有請也王父  
雖已即土未有誌銘海內之能不朽吾王父者無如兩  
先生司馬為之明而足下為之幽不亦快乎不肖異日  
得藉手以從地下余左顧而謂仲淹乃欲使我復附而  
伯子雖然伯子吾所嚴也且業已知處士深何敢辭於  
是竟治復進徐中丞之狀俾與狀參伍焉處士之先為  
軒轅相方雷氏唐有元英先生隱新定之白雲源十餘  
傳至宋奉議大夫宗雅始徙蘭溪為蘭溪人又數十傳

而至處士父賜能治儒家言娶朱而孕夢一兒從金華  
山乘雲起右趾傷於石已處士生右趾黥如夢少穎爽  
便屬文十二而分水趙守者試之咏鶴立就其語甚麗  
明年治毛氏詩又明年走從其鄉章懋先生受易章先  
生故與新會陳獻章先生倡道東南雅相重而又與三  
山林瀚先生同年俱善經術章先生雅已器處士處士  
又因以知慕二先生十八走閩從林先生受春秋春秋  
成而再試博士弟子員不就則復走嶺南謁陳先生一

見語合辭衣衣處士乃廢其經生業而歎曰夫士業操  
觚翰不能深沉為邃古之思顧僅日取韓歐諸家語習  
之以資抵掌又不能竟其業而跳之濂洛之溪欲以一  
日之見而踞童習白首之上我則何敢我知有左穀檀  
弓莊列史遷而已杜門脩其嚮蓋垂成而後出游復之  
閩林貞肅公俊客之南窮蒼梧弔陳先生墓汎彭蠡陟  
三天子障憇白嶽黃山縱游金陵棲遲於吳門者久之  
後先所善若楊君謙沈啓南都元敬徐昌穀文徵仲黃

勉之相挽為詩酒社所謂孫太初者邁而心相折也已  
歸奉其父母山中母卒卜葬之祖兆族豪陵而發之處  
士號痛墨哀直之官抵豪罪歸地於處士而不忍復也  
會處士父亦卒既服除遂縞素終其身當正德初寺人  
瑾用事張甚公歎曰滄海橫流一蓂將何之去而學仙  
得玄英先生之白雲源而居之猶不能遽忘用世時乘  
輿且南狩諫而得杖者百七十人而其友陸兵部震死  
焉處士悲歌慷慨謂惜哉逢干何以不為盛世諱寧庶

人因而反豫章以南驛騷甚中流且風矣何以不知壺  
我作一壺生傳既讀肅宗即位詔而曰夫既或治之余  
何言哉轉徙金華之解石山故有青霞館丹井竈遺跡  
構玄真樓其傍以棲者十年所而跡者踵至復轉徙益  
深得茆山之金笥庵又十年所而跡者復不絕其門人  
子弟乃奉之歸溪上故里使謝客毋勞跡我我老不任  
掃徑也而鄉人程太史文德每訪處士必屏騶從僂行  
脩刺學使者孔天胤當行部呂柟先生遺之書公車不

辟召久矣非方處士胡以應之孔君至部覘處士知不可屈乃已而處士年已高郡邑行鄉飲賓禮禮處士辭獨徐中丞為令與曹守強請為一赴而已處士生平足所至靡不友其賢豪長者而不好軟語徇合其所師章先生晚而謀邑居所友唐太宰母夫人老矣而迫朝命欲出處士皆以詩風止之不能用居一載而太宰不良去後五十年而章先生之遺雛以邑居習徂敗所嚴事林貞肅公直言正德時既而自危日惴惴處士曰惴惴



何為哉危及朝不及野林公悟而請告王文成公少於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藪享文成為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為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情耶文成強笑謝微先生言我幾復作隍衛尉先生故井丹也處士諱太古字元素始謂衆人盡智我尚蒙曰天蒙子釣於溪而寒曰寒溪子居白雲源則曰白雲僊又曰一壺子曰六有先生俱有記傳其生以成化辛卯而卒以嘉

靖丁未得壽七十有七有丈夫子二人曰選曰遺而諸  
孫中獨堯治能嗣處士言志曰處士志大而才不盡繼  
其文力欲追邃古即不能超乘而上之不至受宋役矣  
思以身康濟天下不見庸其遺書若方藥可足按矣欲  
冲舉而不能創大還然亦老壽畢其賦矣彼所遊多  
大人世且以為為名高也者而實不然是宜銘銘曰  
有賢者弘嘉際太古名方其氏竒其跡邃其致宏其聲泯  
其際傳者誰汪伯子誌者誰王元美膾人口自今始

處士春山翁君暨配吳姪合葬誌銘

余以萬曆癸酉秋九月挾吾弟敬美游西洞庭有蔣太  
學能為主而蔡翁者九十餘而贈余詩及藜杖因相與  
登縹緲峰探林屋洞天蓋窮湖山之勝五日而後過東  
洞庭無適為主者宿長圻寺一夕返望莫釐峰若天上  
歸久之以他事汎由拳遇中表弟陳生偶及之陳生頓  
足曰惜哉有翁處士而不能待公也及處士在可以詩  
可以杖而同登莫釐因頗言其慷慨好俠游傾腑以事

賢者而不寢然諾問其名曰叅問其字曰良濟問其居  
曰莫釐之趾問其年曰八十則以前一年卒矣其卒亦  
九月翁卒之九年辛巳而其配吳媼始卒壽至八十九  
明年秋復汎由拳飲陳生舟中忽起而謂余處士有家  
子遽材且謀歸其姁從返馬家塢之故兆而日夜泣也  
曰是必瑯琊公文而後不朽異日毋靳一言乎余時漫  
諾之今年五月而陳生復為介紹以遽及少子簠手諸  
生嚴果之狀而拜且請曰敢邀子之惠毋使已余諾也

視遵瑰磊而謹能世其家者也視簞楚楚不難為弟者  
也已讀嚴子狀與陳生嚮言多符合喟曰始吾殊恨諾  
乃今者不恨諾為之志志曰翁之先世為大梁人宋中  
葉有諱彖事者以千夫長從扈蹕南渡既倦遊聞東洞  
庭之僻且有伏腴曰是可托而樹也聚其族近百人居  
焉遂稱其鄉甲族凡十七傳而至處士父皆長者處士  
生而風骨隆隆起出就外塾讀書了大義然不樂受博  
士觚翰曰與而曹一握筭子能縱橫哉夫子貢去我何

幾父異之大出橐中裝俾客游因挾其從季贊南浮湘  
漢止江廣二陵北徇燕趙所至獲輒倍為高貲而息於  
清源曰綰貨咽也源清多巨賈其豪好游大人以自成  
其重所狎侮不如為恒而顧獨折節事處士處士亦樂  
與之處益市牛酒作醵鳴琴屣履呼盧浮白窮晝夜不  
示倦色又善音吐時時於廣坐中評駁世故援証古昔  
纏纏如也處士故號春山客聞翁春山至一坐為傾而  
又能時時飭以義歲大疫買地郭外為叢塚以葬死者

而標叢之民欲為東嶽行祠力弗逮處士獨身任其劇  
既成而壯麗冠一方已又即其宮為高坐坐耆宿其上  
以朔望訓誨間左少年相率禮讓彬彬矣當是時處士  
義聲振齊魯間業亦上賈而子姓之晚經術者得占清  
源籍補博士弟子矣甫六十歎曰客不止車生耳且不  
腆先人之丘壟在我何敢頓忘之於是幡然歸時郡邑  
課貲以役處士遂得最劇役然以勤力籌筭更用是中  
上官指蔡守國熙曹令自守時時有所咨訪吳獄湫不

勝繫而宿囚黥陵其新入者處士請廣鋪室別處鬼薪  
以下而身任其費凡三百金時倭已躡西洞庭處士捐  
橐募惡少年衛其里里得無犯歲大疫復捐橐施藥於  
要祠而以名醫主之所全活甚衆守令益賢之風諸生  
上事臺使者旌其廬且錫以章服處士拜而篋之亦不  
時時御也處士雅好客客之至洞庭者絕少而所配吳  
姚復善中饋以故得精專其思於延納復為里中冠大  
較如陳生言吳姚者武山名族也生潔齊有才操而不



為妒以故處士獲自寬媵婢成列而至於共養姑必身  
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腆曰吾職也處士久客垂四十  
年其安於室者不能百一姥代之政斬斬矣其大指以  
柔仁善下人至輟食食饑者輟櫪以予貧死者嘗獲  
刈林之盜而命縱之曰吾不忍成汝盜名今縱汝汝後  
勿復爾也蓋處士卒而家益起人不知有凶喪則咸歸  
姥力云處士之丈夫子五籩豆壘簠簋而姥舉其三籩  
娶萬氏壘娶嚴氏簠娶葉氏子豆次室王出娶金氏先

卒篋次室梁出娶金氏繼娶葉氏女二適席壁席漂孫  
男十四啟端啟明啟潜啟宏啟陽餘未名曾孫男六正  
學正名正誼正道正卿餘未名葬期在癸未之九月四  
日嗟乎處士以末富於旅以本富於鄉世固謂其善朱  
白之術然所至必成其義名非苟焉而已者吳姥之代  
為子為母豈不烈烈女丈夫哉是宜誌且銘銘曰

封而土被而樹過者式疇之故嗟嗟余不遇汝而汝余  
遇能使汝永終譽

金逸齋處士暨配潘孺人合葬誌銘

金處士之卒也以隆慶癸酉蓋嘗才其子鄉進士伯謙  
伯謙既除服自矢必得一命以報君而後歸君於地下  
無何伯謙亦卒凡九年而為萬曆壬午處士之配潘孺  
人又卒時伯謙之子兆登亦已舉於鄉罷公車對而歸  
治喪事期癸未之十一月謀啟君殯與孺人合而葬界  
溪之新阡屬邑子唐時升狀其行事而復屬余俾誌且  
銘之曰使孤之王父母歿而有聞於人者唯吾子已而

曰使孤之先人歿而今獲瞑者亦唯吾子余憫而許之  
按狀君諱翊字廷贊逸齋其別號也世為嘉定人居羅  
溪旁父棣以孝弟力田聞娶於陳生君君少讀書不成  
稍長受家秉孺人十七而歸君君時甫十五也然相與  
精勤治生稱父母指矣君居恒依膝前即之邑請賦一  
二日則忽忽如失而其最後乃更以賦事如京師而報  
父卒君痛欲絕久之始蘇每長號邸中邸舍兒掩耳徙  
之他所曰我曹何以寢食迫歸面深墨不可辨矣比服

除以至白首時咄咄自數曰病不預湯藥死不預含殮  
以比人子數得乎少弟贅於婦家去舍之東十里許每  
遇東來人輒問與吾弟識否今何狀一日人謾謂君季  
子某事急得錢如干緡而解未辦也君即欣然出錢授  
之其人心愧更語吾乃戲君耳君真長者君同產女弟  
二人又伯叔女兄弟二人嫁而俱寡且貧君悉迎寘之  
家而衣食之其始猶難孺人孺人曰豈獨君為義也長  
者吾姊少者吾妹蓋所以拊循於君有加矣君雖業廢

書然折節禮重儒士遇有所論說傾耳聽之唯恐其畢  
行闌闌中聞小兒諷誦聲亦津津喜而孺人家世習詩  
禮其弟士英者博學而文能治五經九流家言最號為  
通儒君時謂孺人吾老矣日入之光其與幾何趣伯謙  
束脩以往毋失之伯謙遂能竟潘氏學即兆登始離齋  
其得於潘者不淺少也伯謙既獲薦賀客滿座君忽愀  
然曰吾猶記吾父坐此兒膝取棗脯啖兒而口授之誦  
今欲報吾父得乎已而涕泫泫下不禁也君尤好施予

急人之難甚於已里姻有逋賦逮者方獄急君悉索裝  
償之不足則從孺人脫簪珥以補之其人出乃大驚謝  
君不復寘齒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畝不治而恠之對  
曰非惰也力不任治也君遺以一具犂快犢後旁畝益  
拓至富閭左周某王某者貧且鰥獨君食之死而葬之  
且歲時薦以孟飯曰毋使鬼餒也君之好施予固天性  
然亦潘孺人有以成之孺人之從田間居恒以雞鳴具  
數十人食食畢男子出攻穡婦女紡績補襜老稚治春

刈薪蕭無一遊手者其歲時問遺宗戚恒恐不徧有貧而欲勾假者阻縮不能自達孺人徵其色而叩之使滿意去君卒其治生益勤迨伯謙卒乃撫兆登哭曰天乎胡至此極也吾朝哭而祖暮哭而父所以餘食息者以而在也兆登感奮為諸生雋有聲孺人乃築一室供佛晨夕禮誦曰吾問西歸裝於人間裝無與矣時僊真曇陽子且化孺人以問謁獲柏葉賜曰僊真知我哉自是益精進以至病且屬續戒家人勿哭使誦彌陀而和之



聲絕乃瞑君之壽六十有三孺人後之得七十四子一  
即伯謙名大有娶於傅孫一即兆登娶李為故刑部郎汝  
節女孫女三長字高壯次適陳尚珣次適太學生王衡  
皆前天銘曰

夫婦競為德而高其門安汝魄者汝孫以汝有聞者吾之言  
凌元旻墓誌銘

凌元旻者諱湛初元旻其字也其先世為湖甲族治中  
公賢有子曰中丞公宴如宴如子處士公敷敷子司訓

公震震子比部公約言約言子工部君迪知工部君有三丈夫子元旻其長由諸生進太學娶於張為同舍生天相女而左都御史莊僖公之孫也元旻生二十而病病五年而死僅二十四無子一女許聘陸大武嗚呼傷哉無天也元旻生而敏識絕倫甫舞象即工屬文不帖帖時制而下筆累數千言不竭與其弟潤初相雄長乃其意則恒寤寐左氏司馬建安言矣當其為古文辭務出於人所不能道陵險詣絕以為功而其於尺牘小

語則益精霏霏若吐玉屑又若坐晉人而與之清言也  
為人孝友自天性既內恨工部公之宦薄而用不盡讐  
不能顯托之言而又才其弟潤初自以謂不及之當潤  
初病憂之甚至欲以身代而不得乃為文十餘章章數  
百千言以痛之覽者靡不為酸鼻也元旻雖少年乎雅  
已多長者游即無論他郡吾吳中如文氏伯仲皇甫子  
循陳子兼黃淳父俞仲蔚周公瑕王百穀錢叔寶輩凡  
他稍以文事著者靡不篋絕茗奉尺牘而贄交諸公亦

多異其文以為賢於貴紹介雖號大父行者亦折而爾  
汝笑居自念生不及李于鱗與余書輒三致意焉元旻  
雅好古人圖籍碑板而工部君以官垂素意不能副之  
至脫內子簪珥以購中丞公有書名仁宣間元旻得一  
帋輒津津喜不成寐也凡工部君之為德於鄉多元旻  
與其母包宜人力元旻既以哭弟困湯藥間念無已時  
而包宜人亦用哭子故病意不忍傷之乃脫身依其婦  
父讀書稍自寬益斥買書史而不能無移於酒嘗汎太

湖遇驚意忽忽病寢劇遂不起蓋元旻歿而包宜人亦繼之矣元旻凡有集十餘卷而最愛所謂薄褫書者以序屬曰不幸有霜露之恙即一旦不諱誰為定予言者予謂元旻之年甫二十有四捨而就醫藥何恙不已而戚戚焉身後之是虞以余之倍年而長者何覲哉然余至今猶幸存而元旻之就木三周矣余以工部君獲交於比部公無何而元旻稱小友然不十年而表比部公之墓今又為工部君包宜人之誌若銘已又為元旻

誌若銘余於文不能如韓退之其視凌氏之於北平王三世者何異也而況於為比部君者當又何如也銘曰  
雛而五章汗而流蓋著為文辭磊砢而慷慨人以為不祥  
雖則不祥其人不亡

畢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畢之先自公高以至萬散見中土為名族而唐自汴而  
宦歙者家焉宋長汀令景鎮始徙海陽之閔川數傳而  
有士信者其貲傾里中顧以儒術顯又再傳而至拱則

處士父也娶於胡有四子其仲為處士生而奇穎讀書  
好涉獵大旨而父拱數客游挫產不欲竟處士學俾習  
治生時鑑潭吳毅亦名族中廢有少女而賢父拱聞之  
為委禽焉甫歸而父拱歿處士年十八矣伯兄之代父  
客而二季髡鬻未有知家屬將百指坐而倚處士食又  
竭力營喪葬以是益困處士既服除歎曰丈夫安能坐  
槁乎廢箸得餘鏹因屬其大母程母胡於吳孺人而坐  
行賈所歷青徐荆揚且徧會其伯兄亦善居積相與哀南

北利權而操之叔季既已壯任什一息而處士居其間  
尤為精心果任動必中機鍵無何成大賈處士既已大  
賈則能優寬諸小賈使得效其智力所貸母錢於人亦  
務薄其子收而久之卒得厚報然有天幸所遇島寇凡  
再其他舟非焚而剽而處士獨無恙卒以完資歸蓋三  
十年而積鏹累巨萬伯兄與叔季亦埒之當是時畢氏  
財雄郡邑間孺人之代處士子則變變齋慄二母咸允  
若矣當孺人治室所募畫豐取畱出不下處士其居與



行訾略相當然雅能佐處士施以成閭里間聲處士既  
壯無子孺人為從吏置貳趙俾侍行舉二孺矣孺人撫  
而子之如已出也已而又為置貳閭復有子孺人復子  
之如二子也已而處士之叔弟濠與婦俱夭遺孤曰堅  
者尚幼處士哭之慟孺人謂曰毋過哀所以不死叔氏  
者孤請為子之自孺人之子堅而三子者弗敢望也堅  
既已成立近三十而夭子處士乃益大慟曰今而後  
叔氏始成死矣謀置後人或謂處士實子之又家所繇

起宜以處士之諸孫後處士曰吾何以私堅家也擇次  
後者後之然自是日鬱鬱不樂以至死處士雖不恒讀  
書人有能為書語者聽之恒恐倦為三子延名師自行迎  
除舍尊事之如神明而孺人內治自修醪糒相繼以是  
三子俱篤學善屬文有聲學士大夫間處士雖饒蓄其  
所治宅第務堅樸不欲以華侈相豪一切狗馬鐘鼓飲  
博翫好若無睹者而孺人之佐之荆常無異居約時服  
也處士諱濟字天霖其生以正德己巳正月二十六日

卒以萬厯丙子九月二十三日得壽六十有八孺人以  
哭處士毀後六月而卒以丁丑之三月二十五日距其  
生甲戌之五月二十四日得壽六十有四三子所謂趙  
出者太學生竟可竟成閫出者竟孝皆娶於程而趙復  
一女亦適又川程天敘竟可子一自強聘汪竟成子二  
自立自正竟孝子一自高聘程女孫六其長許黃氏聘  
餘俱幼竟成游於吾友莫廷韓負才氣又後孺人六月  
卒而竟孝將以戊寅之二月殯於某原而介廷韓之傳

與吳瑞穀之狀來請誌若銘余讀之竊有感焉徽俗纖  
嗇精於入計其儉在施予而侈在俠邪處士一切反之  
婦女妒弗能媵又弗能子媵之子孺人又一切反之竟  
孝以經術著而工詩辭便筆札其謁余也雖斬焉在衰  
經不勝瘁而秀外惠中可念也是宜為之誌而復銘之曰

太史公稱南陽賈而法孔氏之雍容鄒魯去文學而  
趨利處士利成而去之而教三子以文學通孺人變其  
俗而穆乎小星之風賢哉女管何必彤而士何必畫出

乎章縫

處士南野顧翁墓誌銘

蓋無錫有顧翁云而自顧翁之篤行直亮者四十餘年而未有聞也晚而其諸子憲成領順天解人乃稍稍稱顧翁會翁卒而憲成以狀來請誌銘讀之作而歎曰有子哉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而今而後知顧翁也乃為顧翁誌按狀顧之先為黻道之石紐鄉人至宋而將仕郎百七者遷邑之上舍里十餘傳而為處士公夔娶

於王實生翁翁少負氣倜儻不喜習博士家言而獨手莊  
子一編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書耳至裨官史家若  
傳水滸者以猥褻聞而翁間喜之曰亦可以快濁世憤  
也不猶愈於城旦書乎間與客談天下事輒抗手掀髯  
長太息里中人稍異之推為亭長所部決號庶平頃之  
佐其里稅入京師游於市廛曰是可以豪也已念家不  
果歸邑邑不問生產所勾貸家多義之輕其讐而顧翁  
顧用自愧恨悉廢箸輸之獨身跳涇水上日一糜居不

蔽風雨已試為酒人豆人染人輒售漸能自衣食而其  
間左家子以翁非土著而售忌之為宵警顧翁懼轉徙  
石村居三年益貧復還涇上顧翁乃不求售筭器食而  
寄廛口衡價不貳久之漸信於其鄉鮮所不取質而資  
用亦漸以饒富人爭推金以貸顧翁唯恐其不諾而貧  
者緩急有所欲貸不以之富人而以之顧翁顧翁亦慨  
任之曰必贏而後我子取母乃非丈夫哉有遺金於肆  
之西偏者標而購其姓名得吳跛人以歸之嘗為貿易

當三十金而其人誤羨其半亦召而歸之糶粟於陸五日而價驟衰愀然曰吾不忍其耗謂陸來分而金業貶價矣又嘗寬張氏兒逋屬其搆而以居間請為曲解之而還其所鬻產直曰毋而慚也蓋張氏兒語及顧翁涕涔涔下矣顧翁有四子其長者力穡共養而叔氏即憲成與其季允成游於邑庠有聲守令賢重之謂顧翁素長者能父將致而襲之冠帶顧翁謂憲成曰吾賈人子何所損益於世以而曹故而使我省姓墮長官耳



乃又分孺子餘艷加里閭乎趣謝病休矣涇西之老謂  
憲成輩之見賢重也間行以事謁顧翁曰請以百金為  
翁壽翁怒曰若賈我又賈孺子哉我誠不羞壟斷何至  
從有司市而以孔孟書貨三尺法也即守令以伏臘資  
二子者亦趣令辭弗受曰諸生者數百千人官烏得  
人人資也而曹柰何先之且士食貧固當守令問知為  
顧翁指遂亦賢重翁而憲成既領解顧翁有憂色憲成  
跪問曰兒向者兩斥而不憂今乃憂者何也顧翁曰嚮

者若憂矣憂則勵勵則學日進今者若喜喜而惰因之  
吾所以代若憂也然居謂二子不畏若驕畏若習象恭  
耳夫象恭之敗人德也甚於驕蓋顧翁之為人也廣額  
豐眉巨目隆準美鬚髯聲音如鐘對客竟日不能創一  
佞辭遇不善無所不規正恒自謂意有所蓄如噎物必  
吐之而後已以故其敕憲成輩以并介慎取而戒其習象  
恭甚於驕然顧翁孝友內至其少弟六歲而寄食邑朱  
氏屬朱氏覆失之顧翁歸自京師大驚怛行求遇於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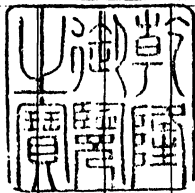
南郭相抱持而慟解衣衣之與偕至家為提攜至成立  
顧翁之病也弟率其四子夷於子以奉湯藥翁分產而  
授之亦差與子夷顧翁平生不喜佛老晚得其書而善  
之以為去儒者無幾第所為功德醮禳之術與其徒謬  
妄耳里有丞嘗而不血食者顧翁謂之曰柰何死其親  
耶若不能不草木食是寧無生理者而於禽獸奚擇焉  
邑有厲憑人語灾祥叩者趾錯道也顧翁試往自晨至  
夕厲不敢下乃謂人媚神以求福者誤夫神而可媚奚

神哉迨其病也醫者絡繹而弗進藥卜者門而弗令入也祝者巷而弗許知也顧謂諸子孝弟力田多行仁義而已起坐櫛髮手泔潏未竟談笑而逝於乎達哉顧翁生於正德丙子正月初九日卒於萬曆丙子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其配錢孺人有婦德四子性成娶陸自成娶曹憲成娶朱允成娶華孫男六新孺聘黃惺孺聘華性成出閭孺朗孺自成出彬孺憲成出貞孺允成出俱未聘孫女一禧徵許字王幼文性成等擇期某月

某日厝顧翁於上舍里之祖塋余既以憲成狀而誌之  
矣竊謂李次原憲空室蓬戶之行而太史慕悅之不衰  
彼其取觀於公卿大夫之間而無所得故約而求之間  
里以顧翁之為生微至於洒削胃脯而其節不過取予  
德不能出數十里之外然以視夫顯貴隆重而瑣瑣其  
行者抑何逕庭也即顧翁所自樹立微憲成亦當必有  
傳者雖然微憲成吾幾失顧翁乃更為銘曰

有隱德而弗顯有雋才而弗獲展以篤其子夫誰曰

不善



弇州續稿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牟州續稿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廷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龔大萬

謄錄監生<sub>臣</sub>樊少巨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九十三

文部

明 王世貞 撰

墓誌銘

邾少尹累封光祿寺丞周魯山先生墓誌銘

周之先自漢丞相絳武侯勃數徙而至宋為饒之鄱陽人復以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著至元末而有受七公



者避饒寇徙於黃遂為黃之麻城人受七公有三子季  
曰希孟希孟之次子仲馗以子河南道監察御史鑑貴  
封如其官鑑之為御史雪閭左寃抗論輔臣之首循直  
聲振天下仕至山東按察使有子洙為寧令以子福建  
道監察御史廷徵貴封亦如其官廷徵為御史與中貴  
人永辨寧夏功疆出為江西按察副使廷徵有三子都  
轉運鹽使載西安同守戴季則今魯山公也魯山公之  
謝邦事歸無何而以今大鴻臚卿宏祖官廣東道監察

御史最封如其官周氏六世相禪而稱六御史其實三  
為御史皆能以其最滿考而三皆生受封天下之搢紳  
世家豔名之以為無兩而魯山公之自太學補吏部選  
人而得邦也鴻臚則已成進士司理吉安矣呼而謂曰  
咄嗟余所慕稱者於古得范文正邇乃得劉忠宣所願  
為執鞭而今困一丞弗振矣勉之汝尚可以為吾所欲  
為鴻臚頓首受教既而復捫心曰志伊尹者何人也吾  
奈何遽自棄遂之邦甫月餘而巨盜百人晝劫王兵馬

婦具帑報至令膽奪不能語公前請曰令君守藏當第以兵授丞丞任獲之遂疾馳行刼所而中道悉其精銳百人畀一裨校曰賊必從某道出走某道是皆負重可徒手縛也遇而選悞不擊罪在汝賊從他道逸罪在我既發而身從老弱張旗鼓尾而脇之賊果負重走某道伏發皆就擒可七十餘人兵巡僉事林騰蛟聞而激賞之曰孰謂丞一書生而不堪大將印亡何令病死遂檄公攝令令事秩秩新矣而分宜相之私人鄢中丞者不

解臺務而理天下鹽法以挾重故恫喝諸御史諸御史盡茅靡郡邑無不贏金奏小者猶數百金當道郡吏以所見聞請公歎曰丞惟一身有婦耳何所得數百金第令飭張頊務腆潔而無帷幔筐篚之飾鄙至大失望乃出二故篋付尉緝之公曰此欲借以為名耳陰備二新篋以俟尉入而所緝二故篋見鄙大怒蹴而破之使呼公入盛氣謂曰丞無耳耶不知我當亦知御史御史吾奔走吏也而敢傳客遇我即二敝篋之不能新而使委臺牘

於草莽公陽謝曰嚮者不以屬丞丞飭新篋二不敢遽獻遂巡二篋入鄢顧視篋則新也而中猶朽然愈失望然亡以難之答尉二十而去於是林公聞孟激賞之曰吾屬州邑長三十也而僅一周丞男子何寡也當是時不羈金者公與林君二人耳林君以名御史失分宜意出補持風采益峻即青綬而下不敢一望顏色而其禮遇公若真令愛公甚於昆弟卧病且死後事悉以屬公曰吾不欲死齷齪吏手也公自是賢聲愈籍籍會令至遂改

攝宜陽令已攝盧氏已又攝鞏公治盧氏之旬日行獄  
得一老吏當戍者洗沐飲食之曰以邑一大事報我我能  
寬若老吏叩頭曰左藏贏金三千無知者請為公壽公  
乃召三博士同入藏閱之得金具以白諸司治鞏復得  
左藏中羨金五百蓋大豪與吏謀將入索者亦以白諸  
司後先充縣官用時張莊僖公景明撫汴具其事獎公  
且謂公實心實政云其最後攝宜陽而郊令復闕郊父  
老泣請於監司曰周丞故吾丞也奈何不以惠郊而惠

宜陽宜陽父老持不可曰今幸宜陽有之奈何復奪而  
邾監司謂邾父老直還公邾邾賦繁而故有荒額三千  
石當蠲第悉以遺薦紳大夫及博士弟子司府掾史之  
豪有力者民代完額困公庶得其狀至是乃密以白後  
兵巡趙君請悉歸之寢丘趙君大喜還語邾父老益大  
喜而諸薦紳大夫及豪有力者爭啐趙君迫則曰周丞  
寔為之我不與也議自是格公乃浩然歎曰天乎令林  
公在直反掌耳遂投劾歸邾父老哭擁車至不得前曰

公以一弗獲志而遽棄我何忍也即我曹勤力作猶可  
以飽諸薦紳豪有力者腹而齷我公誰為我甘心焉公之  
歸麻城而郊父老可知也歲候公誕以車裝棗柿酒麪  
造公里而壽焉公戲謂予故不負丞丞今者乃亦不負  
余尋鴻臚君之吉安政成矣入有臺拜公復戲謂試與  
我程勞我之於郊十女而課不女逮則格也吾嚮所以  
付女范文正劉忠宣者深哉乎味也始公生二歲而江  
西公捐館尋二母相繼沒公起孤童自樹立繇諸生陟



太學上舍有經術聲試順天不利而後棄之居恒謂痛  
不獲識江西公其見都運及西安二兄猶公也所以事之  
約略如事公終其身毋違色所與宗戚丈人行者事之  
小者弟之更小者子之材者拔之急閭左之難甚於己  
尤重然諾敦氣誼一結斷金即生死無易其孤嫠若歸  
矣善決策成敗嘉靖中郭翊公勛得幸上貴甚里人欲  
借而得官者公時尚少為度之曰翊公固材而驕上欲自  
操大柯柄奈何狎而弄之夫以驕臣事英主未有能久

者也其人至國門而翊公敗公好稱說直節士嘗得楊  
忠愍公繼盛論分宜相疏手錄置裋中時時取讀之經  
歲其文悉磨滅至老猶能擊節朗誦一字不遺鴻臚君  
之為御史視南畿學其轉副使視福建學而得謫也寔  
以御史時論新鄭相見中故歸而請罪膝下公咲曰若  
魯太王父持首輔循王父抗中貴人永吾恨不得身覩  
之今幸覩女且女非坐私譴謫何罪也第吾所用望女  
以文正忠宣二公者殊未既也勉之其後仲子宏禴以

進士為起部郎文學論議有曹署間聲以欲論諍江陵  
相失具草將上而為忌者窺亦當謫歸而亦請罪門  
下公復咲曰若能如若祖如若兄何憾幾事不密則害  
成慎旃哉女從女兄而趣文正忠宣者猶有地也今姑  
就我旦夕耳蓋起部侍公之三月而公屬疾卒公之卒距其  
得謝邾事餘二十年絕跡不入城市於俗儀酌酢多所簡  
略唯弔喪問疾則不廢卑幼春秋祭掃家壟則不避風  
雨故工為詩其警語有云晨林弄秋色微雨落新寒識

者以為何必減柳常侍晚好習養生誦岐黃之書而悅之  
遂廢詩曰柰何劇吾方寸共筆研也謂鴻臚起部此事  
亦以付女曹矣公諱鉞字女成娶於汪屢封太安人有  
婦德先公卒丈夫子四宏祖宏禴宏裕皆汪出宏裕太  
學生宏珍貳王出孫八某某孫女三婚嫁皆名族公以  
正德己巳生以萬歷壬午卒壽七十有三葬地在某所  
鴻臚君於吾弟懋同年又嘗董吾畿學政而為先司馬  
靖卹也則時時稱神交矣起部之以文字知尤久鴻臚君

乃銜卹具事狀授書走起部三千里而乞誌銘嗟乎余  
安敢辭獨念公有子而貴稱封公以老壽死可無恨矣  
所少可恨者縣官以格持公露公之穎而不盡出之也  
雖然公之丞卹其不言令而言丞歸麻城里其人不  
他之而之麻城里亦安能限公哉銘曰

直臣之子直臣之父公於其間不愧仰俯出為循吏歸為  
鄉先生尸而祝之誰云不應嘻嘻不泯者名名女名者銘

冠帶醫士漁洋王君暨配山孺人合葬誌銘

余守尚書刑部郎中而病寒且殆矣故通政使張鑾與  
其弟判太醫院承宗皆國醫環視莫敢進所見幸而自  
活然咽喉間氣塞不續通州老醫陳生投藥餌之小解  
已熱復壯發人謂是寒復必不治而吾郡王昌年希舜  
者來脉之曰非寒復也雖然嚮者大熱去而餘痰痰去  
而熱復壯發者何也取陳老所餘劑辨之曰嘻是正  
治也而峻子之真元耗矣正治而峻承之宜其壯熱也  
乃別為劑以和補者八之其治痰二之僅十餘服而病

洒然若失者於是王君名籍籍公卿間爭具車馬迎治病而君所奏藥輒驗其病益奇則又奇驗而性簡脫不樂為威儀所治即善故而處方調湯液畢主人出酒浮之白輒不辭去之他所亦爾竟暮陶陶然歸矣歸而楮幣隨至至則受之不為飾讓不至亦不問而間出所羨鏹以義行之密戚故人君既朗坦無他腸而又善酒及雅語多懽少忤以故燕中交游多愛慕之即不病而時致君以為適而久之先御史大夫公開府檀州有以君

名薦者檄使調治官軍君始通籍太醫院得冠帶如例  
幕府尊重而君其最下僚然竟寬然不廢談謔間出休  
沐諸大校迎而飲之君亦飲問府主有所指嚮或可以  
居間道地否則陽為不聞者出他語岐之以故自月請外  
不受一裝錢先公益樂稱之而亡何先公坐失相嚴拍  
逮時邏騎旁午勢叵測而君獨依依馬首不忍去間入  
一慰視先公出則視吾母與吾妹女弟疾即大寒暑無  
間也明年先公竟不免余與敬美扶襯歸女弟疾益甚



時寒冱且永矣念欲君護行而難發言君慨然曰士為知己死況不必死耶獨身偕之維揚始別前是君貌悅懌跨馮蹠蹕忘倦態而匕箸日益減微伺其酒往往不盡釀以為恠而明年忽感寒疾卒京邸疾既亟猶手書屬余兄弟其書半不成字而語悲惋甚會君之婦山孺人攜其三子以喪歸吳余兄弟迎置里中代舍山孺人者故良家女也以勤儉佐王君生者三十餘年至是悉出橐中裝得六十金余兄弟稍益之為百金以半置田

供薪粢半授其子寅業小賈賈久之敗寅死其婦徐亦死二季少而不甚別治生孺人邑邑不樂成疾蓋後君十六年而卒得年五十九君之年僅四十有六耳君世家吳閭門里父浥母許生而敏慧嘗受經老儒郁黎陽業成矣已舍去為醫故其醫本經術時出心造不專泥古方二季者宸娶於陸宣贅於周女三歸伍常張煥文京兆諸生周俎俎有文學矜節負氣不寢然諾自孺人之卒又七年而俎來言曰二骨行暴矣請瘞之某所公

幸惠之一言以毋使遽朽既而以狀請曰俎幼未及悉也嗟乎微而請余忍忘微而狀余寧弗悉抑及我先君大故則有隱痛焉母若余之衷烈而弗能文也何雖然余胡敢遂死死者乃薄資之窶窶而為誌若銘曰

醫者意敦者義銘者友葬者壻逝者不愧生生者不愧逝穴於是其偕即安於是

屠丹溪公墓誌銘

余所知明州盖有屠氏云屠之先自大梁徙避狄而居

鄞之北方數里皆為屠而至太宰公瀟貴及其先三世  
下而得太保公僑司馬公大山貴亦三世而獨於其屬  
最尊而齒甚卑者曰子良子良之子璞璞子丹溪公濬  
少於太宰公一甲子而稱弟公字朝文其別號曰丹溪  
以比於太宰公所謂丹山者也丹溪公三世俱布衣然  
以隱德重始公之壯時強有力多持弓弩挾彈走馬遨  
遊自肆已折節讀書通大誼家故中下與所善海人謀  
治巨艦絕海而漁遇颶起破艦得一木漂浮小島渝

七日擁敗絮而齧之晝則獼猴分餘菓夜則玄熊卧護  
騎竟不死尋他賈舟過島號之乃下人皆以為神公既  
雅自負且以狎之益治艦漁漁則颶輒破艦雖不至殆  
如前時而所齎操略盡公因倦於漁而會伯氏坐連賦  
逮日夜以望公公歎曰是知我漁不知我漁而索若洗  
也雖然我何忍愛先人廬而坐視伯氏逮即鬻其宅得  
數百千鏹以出伯氏而僂行至江上葺茅舍數椽以栖  
甫緒而颶復敗之公咲曰颶乃跡我豈欲使我露宿耶

與其婦某姓孺人節力而加苦焉自公之無家而意豁如類有悟者曰吾不復海矣即餒死不至令魚飽手理藥草數畦啖其苗晨起未飯徐睨突無煙舍而步江上觀漲家人挽之曰觀漲可得食乎公笑曰不觀漲亦何可得食卒觀漲而有二賈以巨櫝求寄載至公居步所而舟人發之皆珊瑚犀象玳瑁香藥也曰是禁物當入官又當死賈陰造公蒲伏請以半為公壽冀得無發公曰去之而以六尺博而財我安忍藉為利哉令舟人姑

得厚讐足矣又有私販魚鹽者亦至步諸子請貸之公  
叱曰而豈津吏也當是時太宰諸公貴盛甲浙東西諸借  
名姓而家者比比公乃其親舅弟季父寧自如終不假  
小煦沫而問左之受莢者質成者爭嚴事公亦自忠信  
不侵然諾得之不以屠故重也公屬雖尊不以加於諸  
孫曾行與杯酒談笑溫洽有兄弟迫於產而閹墻者質  
於公甚辨公不荅第顧指園中某花某花而其人忽悟  
曰公意不在我我何辨為遂解公有六丈夫子而長子失

里豪意見中御史趣捕不得縛公以應明日當入見而  
夕卧大黻家人撼之醒曰此何時而甘寢也公徐曰我  
不為惡何恨我且我終不以明日奪今日寢俄而長子  
至入就理公亦自若其最少者曰隆少而警穎公甚愛  
之俾從里塾師受書歸而盱猶未飯也指其腹曰甚虛  
奈何公第從容與語經史及君子無求飽大指隆遂不  
問飯而去隆之長為諸生聲實殷殷而又能治古文辭  
心念屠故冠帶族前後用政術誼槩顯而無治古文辭



者治之自隆始微一見長色公故屈之曰兒曷不視吾腹中有戟矜耶口有雌黃耶即懸鵝不至駢何愧而若奈何以雕蟲奸世好也且母乃鑿混沌何隆自是雖不廢其業而能歸之長者公為人大音聲如鐘自他所歸未至里許而談笑聲先之家人以是候公歸為常腹不能藏人語又不喜愛語居恒謂無使人口屬吾耳吾耳屬吾口天下且無事矣生平無長物唯藝鞠數百本時時為客盜去夜起行俶離落以是觸霜露得疾卒當是時

隆補博士弟子拮据姑篾間姑篾人場之困而歸抵富  
春江渚夜夢公騎而衣冠呵殿先後冉冉雲際去驚馳  
抵舍公已沒七日矣歿之後日一道士來云夢公去狀  
具如隆隆又謂公自言直者當為神蓋至今疑公神不  
墮死趣云公以嘉靖丙寅卒距其生弘治丁巳得年七  
十有六子者佃侯俸俛仍隆唯隆成進士女二人孫男  
十五人女六人隆之令穎上再繇察能改青浦皆有聲  
而與余善故追狀公事而余誌且銘之銘曰

溺而不死猴熊來餌死而見夢於人於子人皆神之其果神耶太僕不斷乃全道真夫是以爾子文而爾若不聞爾若不聞何有於予文其何以銘爾之墳

鄉進士玄津周公墓誌銘

吳江之周其先自元人俊德始徙爛溪七傳而至恭肅公用起孤生數更省臺長至大冢宰海內推賢之以為名臣而周遂重於吳江恭肅公有丈夫子幾而其最賢而長者曰尋甸守國南尋甸君有丈夫子幾而其最賢

而長者曰玄津君君諱京字世臣玄津其別號也生敦  
重寡言笑動止自矩恭肅公業已心器之而長其親長  
其孫當得官更推以予弟而讀書工屬文由諸生遷上  
舍君於制科義無所不汎濶而獨好瞿文懿公景淳以  
其爾雅可諷當是時瞿公甫登第及以侍讀主南畿試  
得君文而異之曰有心哉斯文乎抑何其爾雅可諷也  
遂登君式君所登義行而見者莫不推稱以君之文之  
似瞿公也然公自是竟躋蹬公車間凡七試而七不利

以至老死語云通塞因天美醜因心豈不信然哉始君之事尋甸君與母顧也夔夔焉烝烝焉其撫諸弟怡怡焉以孝友稱於鄉母顧疾一不食則君亦不食醫禱必誠信而其歿泣血不見齒者三年既登式而賀者踵相接君獨涕洟淫下曰奈何使母得一見之其又四年當赴公車以尋甸公病念之不欲行尋甸公爲強進食加簋曰視乃公健否且若不思博一第以快我志而刺促吾膝前何欲欲乳耶君自是不得辭甫畢試而尋甸君

之訃至君大號泣曰天乎祐我作罪人也生不及榮歿  
不及躬已矣無所事餘生矣乃所以致哀毀加於喪母  
顧時而竟禪除鬱鬱不解邁末疾坐以是終其身君雖  
疾不至困能強力行坐讀書構制科義食酒不廢即至  
公車期不輟往間自歎曰先恭肅公之世隕矣柰疾何  
君貌肥白如瓠美鬚眉治家程豐儉必以禮一室蕭然  
圖書外無長物尤好程朱老儒先生言間誦白氏長慶  
詩擊節歎賞諸父行皆顯顧事每遜君以為雖少年而

行履筴畫則周氏老而他昆弟子姓即少年豪必飭而見君不敢以豪進也君又嚴事邦君大夫無所請託而其治歲課率先其里中又倡其諸父捐腴田合三百畝以資長賦者故君家雖世饒埒素封而里門無卑衣剝琢他不能盡然矣君既已不得志公車且病乃盡取其業毀之默坐澄心見若以為深於禪觀玄解者而無何竟卒矣君之卒以萬歷辛巳距其生嘉靖丙戌得年五十有六配某舉子二之軼太學生娶吳次之轍側出後

君卒之半歲殤女七長適嘉禾太學生卜文學次適湖州諸生閔世寵次適嘉禾諸生屠泰次適屠大壯次適邑太學生龐秉性次字湖州張某次字邑吳某塋某地之軾手事狀而介余友王百穀來請誌銘曰先子意也余猶憶侍大人京師時恭肅公領臺事而大人為其御史休沐輒謂余曰末世而猶觀古道若周翁真所謂鉅公長者哉與聞司寇而兩不復三矣司寇者莊簡公淵也無何恭肅公卒而余得從尋甸君朝行因以竊追恭



肅公之典刑而又一識君公車又從君之弟宗正君游  
蓋皆彬彬質有其文焉故國世家淺之乎喬木哉嗟嗟  
乃今俱已矣昌黎氏之識北平王者三世而復銘其孫  
殿中少監暢塋而致慨於俯仰也然攷之史少監故小  
貴以侈敗其家君雖猶在選人飭文行家方隆隆起以  
是塋也可無愧恭肅公地下矣是宜銘銘曰

太宰之孫二千石子策名於鄉步武帝里夫豈不能侯服怒  
馬被服雍容造次儒者式吟而白式誦而朱名教為樂先民

是模殿材既成干霄可期孰為培之又孰摧之匪窮匪顯匪天匪壽夷然委順不與構鬪山墟之陰蜿蜒伏龍奉不辱身以從先公爛溪之陽喬木森然留不盡餘以貽後賢

金君夫婦合葬誌銘

吾郡有金朗者才人也而甚貧蓋數見而數進其文其文日益奇而貧日益甚已不見者兩載所忽俚行前謁余猶夫故貧也而杖屨且苴其冠履叩之哭不成聲手一

編相示曰孤有父能侍而不能養有母能養而不能侍而今且俱已矣所以稍逭孤之罪戾者唯吾子余憫而受其編曰父故諱璋字國榮其先不知所自至王父某而耕於澣陂依大姓以居遂冒屠姓父久之復屠而為金己更璋為璠王父之始從澣陂人鬻席自給也什不能息一父年十六矣一日忽盡持席去家人大驚而無何以其價歸蓋倍贏於恒操時里人謂王父若有子材曷不使之賈而旦暮齷齪升斗乎於是代王父小賈父之

為小賈顧日鮮衣與其市豪少年遊又好新聲貌美麗自  
喜其更長則負氣上誼不寢然諾豪少年益壯之而母  
者朱氏令女也能佐父以儉共舉不肖踰齟能誦書占  
對而王父指之曰兒姣不復代若賈乎父不欲曰吾安  
忍復棄兒賈也乃使從師肄經術自不肖之經術垂就  
而父賈亦稍饒乃里中兒妒之父意不懌曰廩有六足  
走便入海丈夫安能卧領人妒耶徙而耕光福山中故  
不善耕事歲得凌之乃更徙為賈數轉益薄而不肖自

游學歸父伺其橐枵然垂也恚索杖曰若所游大人者何而不以一錢資我且若不枵然不歸矣不肖俯伏泣拜杖而母去之曰乃公才胡以數轉數薄且兒即不以一錢子歸也故不以一錢母出公如命何哉於是起不肖摩撫相慰曰姑即若業修之而父漸以心計聞諸賈人推擇假市令權得不乏母又時時用儉共補其畸父益發舒雍容文酒會矣不幸屬疾卒母號然而二少子依焉食且盡不肖策無所復之而會謝都尉者業轉餉

知而穀我從之燕中主董禮部自是稍得寓脩講遺母  
居歲餘忽心動亟歸而母復不待矣天乎不肖之所不  
能養與不能侍者此也即所謂養何養也天乎傷哉貧  
也所以為吾父母者已矣夫鄉之人不能知不肖姓名  
何論父母然而靡不知有子也幸而惠之一言庶幾因  
子以知吾父母余受編讀之既乃歎曰吾不知若父母  
吾知若吾知若不為荅銘誰為銘者金君以庚寅生庚  
辰卒得年五十一朱生先一年卒後之三年為五十四

朗娶呂而鰥子二貞娶王氏良未聘葬地在鳳凰山之  
新阡呂柎焉銘曰

半畝之封其茅第離七尺之宮上有樛枝有烏騷屑誰則知  
之以予知兮毋若以而子知兮而子何以知而其大昌厥辭

太學生史幼咨暨婦陸合葬誌銘

幼咨生而韶警故太常陸祭先生與幼咨之父蘭溪公  
羣同里閭且善也抱之膝果餌之而曰能壻我乎幼咨  
起謝遂以其愛女字焉蘭溪公業中人產念不能當陸

先生而世受宦又娶於吾姑以司馬公父而御史大夫公弟雍雍負才美而幼咨以媵之子見子逾於已出陸先生殊自快也歸撫女而謂曰若有歸矣蘭溪公亦與吾姑相賀曰幸兒有室又得尚陸祭先生女當是時陸祭先生名重天下而無何卒幼咨十六為諸生明年陸女乃歸幼咨長於幼咨二歲而明秀婉孌吾姑尤鍾愛之幼咨與蘭溪公俱短小然蘭溪公為人恂恂長者不欲以口窮人而幼咨善言咲佻悅自喜既為諸生未幾



以例入太學試而有聲尋改復南太學三試皆不利而  
蘭溪公卒官幼洛既免喪忽忽不自得又微聞其生母  
張夭而弗及識也意傷之乃悉謝去其所習制科業縱  
酒自放又不別治生吾姑賜督責甚苦曰汝父無所遺  
吾傾橐而教養汝以冀汝一日顯而乃若是且吾日三  
饗饗於從子吾汝欲割以為酒費耶幼洛行意故自若  
也歲時從所狎酒人輕刀短屨縱浪佳山水間竟忘返  
而故莊事顧丈人汝玉間規之則曰富貴土苴也人生

一隙駒酒之日吾日耳更晚顧君母溷我能從我游乎  
顧為匿咲引去於是陸之私裝罄矣泣謂幼咨嚮者罄  
吾裝而佐君君以為酒猶書半之今乃盡為酒何所復  
得裝耶幼咨時大醉蹴且詈之曰汝何自得大人言吾  
不若夫矣陸畏幼咨銳不獲已歸依其母居而日夕緝  
緝刺繡以其羨市珍菓貽吾姑間過抱首哭也幼咨始  
其饒時為具不問客客至則飲既浙澁而有所過亦不  
問主又好使酒罵坐坐客應之強則亦已而及醒而復

詰之則且忘以故與幼咨往還者不甚責酒食過而更用以相狎幼咨既久之得陸共事吾姑狀乃愧悔迎之歸謀更讀所謝去書而病矣陸之治湯藥覘卜良謹幼咨既欲執手而謝之曰甚負夫人已而歎曰男子窮至此不克終奉老母何以見蘭溪公陸丈人地下又戒其子載道顧丈人愛我死必傳我而以幽宮之石累元美先生陸故得吾姑懽幼咨歿則益精心為共養服除從之太倉謁曇陽女真師偕事者凡三曹所而獨以一荔枝

投陸歸咎之則有手書憫其志行而許度之陸齋沐復  
謁頗備弟子末師業已許乃復歎曰晚矣固異世緣哉  
未幾陸忽病痢死死時念師言歷歷不亂幼咨名訪史  
氏別號為逸菴懲其卞也史之先世自吳興徙而為長  
洲甲族王父河間公任職名臺諫二千石蘭溪公宦雖  
不竟達以廉著聲幼咨卒以萬歷戊寅距其生乙未  
得年四十有四陸之卒以庚辰距其生癸巳得年四  
十有八一子曰載道娶劉氏貳沈出也女一適太學生

歸隆陸出也墓在靈巖鄉世地銘曰

汝以酒而全其天乃使汝婦斬焉而喪其天其然也不然耶汝婦雖死拳拳皈其師而汝魂氣無所不之其猶相依耶非耶噫

清溪蔣次公墓誌銘

太史公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言是耶則陽虎何以云為仁不富也今夫取者所以資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為取則智知取之為予則義此二者仁之術也今夫小賈之為賈也銖銖而斂之業業而持之

不達因時不知所操舍稍過而卒然無所裒敗若撲滿  
焉彼陽虎者烏知富者也汪子仲淹為予言蔣次公蔣  
次公者其婦翁也名克恕字行之又以小字延保行世  
居歙之黃山黃山無他姓獨蔣與謝而蔣尤著其指幾  
數萬而其後有泰仁公起家賈於織嬴無所不胥中歲  
倦而思息乃命其伯氏繼焉而駟次公使為儒次公既  
已受經術屬文有聲已謂其父里中無可與語者吾聞  
之良璞谷處誰與劇琢因去而游星源里師故游儉先生

屬而短褐從其俗日再蔬粥濡筆黔吻所出入不曉為  
富家子而會大水盡漂其書去僅以身免父聞之歎曰  
豈非天乎以書報次公天欲奪汝儒而還之賈違之不  
祥且吾老矣毋使兩墮次公歸而相與籌曰不有居者  
誰與資行者於是身居武林聚百貨而索之以輸伯氏  
為轉鬻山東之清源次公以時筴其入而伯氏策其出  
相與消息為循環居數年訾大起於是次公徙之清源  
而伯氏復轉訾為出入復數年訾至累萬復相與籌曰

行賈固利過當而母若逐逐道路何且以身百試卒一  
不諱悔已晚今幸貲足監鹽夫坐操其母而役其子若  
尾閭之受水母便於此者於是徙廣陵益訾至累巨萬  
大抵武林俗薄輕為徂清源俗鷙悍多賈易忌廣陵俗  
忼好奢次公能盡得其情與百物之輕重不受欺而以  
不欺行之故終其身無債事久之父卒伯氏亦卒有子  
希文弱善病次公日撫視其食息小長授之經且大出  
橐裝資游太學曰吾竟不能以儒稱而祖意而勉之使



吾有以報地下也丘嫂斷斷多齒牙次公率其婦共養嚴  
事事必腆備亡腹譏乃已尋希文病死次公傷之為撫  
其三稚子如已子使同寢處仲淹微風曰處得無隘乎  
次公曰吾欲使其悉我均也有二姊長適羅良瓚貧而  
瞽有一子又蚤死次公治其子喪而養良瓚終身次歸  
汪鶴鶴佐次公賈私其美自殖積產至萬人謂是不可  
返帑乎次公曰返若帑是割吾肢以益體也卒弗返其  
後鶴與姊謀更訟次公負其千金以求解次公亦不辨

廣陵賈子多訾即連結守相以車馬裘服相豪而次公  
衣大布冠竹皮往來其間意自如也然遇交知緩急有  
所援匄則諸豪咸匿跡而次公獨出身為之至傾橐始  
更相愧以為不如歸黃山故居豐樂里里大溪數漲則  
病涉捐千金為大石梁數十丈以通之自石梁至容溪  
治馳道數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故  
通政張寰為大書標之里人指相詫曰蔣次公始不得  
志於儒中自恨以不能承父屬而大吾里今吾里乃歸

然甚壯賈故自足耳何儒為次公後病痔之京口就醫  
轉侵削還至武林而卒以辛巳之八月距其生庚辰壽  
六十有二娶羅有丈夫子三長希參娶亦羅次希任俱  
羅出也又次希禹娶李貳昌出也女二長適即仲淹名道貫  
太學生其女有賢行蚤卒次女天孫男七國卿娶潘朝  
卿娶謝元卿聘許友卿聘汪耆卿懋卿其一未名俱未  
聘孫女一許聘徐學書志曰仲淹有云儒者裁冠博帶  
談說道理若拍掌即不能不以一刀錐而弁髦其人倫

次公之於人倫厚矣何必儒仲淹從其兄司馬氏為文章有根底其言當不妄故誌而銘之銘曰

汝賈而儒其子孫必以儒起家汝其即安於黃山之墟

弇州續稿卷九十三